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五筆 第五卷（十五則）

庚公之斯《孟子》：「逢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為愈己，於是殺羿。孟子曰：『是亦羿有罪焉。』公明儀曰：『宜若無罪焉。』曰：『薄乎云爾，惡得無罪？』」此一段既畢，而繼之曰：「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，衛使庚公之斯追之。子濯孺子曰：『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，吾死矣夫！』問其僕曰：『追我者誰也？』其僕曰：『庚公之斯也。』曰：『吾生矣。』其僕曰：『庚公之斯，衛之善射者也。夫子曰吾生，何謂也？』曰：『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學射於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』庚公之斯至，曰：『夫子何為不執弓？』曰：『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。』曰：『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，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雖然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廢。』抽矢，扣輪，去其金，發乘矢而後反。」孟子書子濯、庚公一段，幾二百字，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，得尹公而教之，則必無逢蒙之禍。然前段結尾，自常為文者處之，必雲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，不然，後段之末，必當云：以是事觀之，羿之不善取友，至於殺身，其失如此，然後文體相屬。茲判為兩節，若不關聯，而宮商相宣，律呂明煥，立言之妙，是豈步趨模仿所能髣髴哉？人為兒童時，便讀此章，未必深識其趣，故因表出而極論之。《左氏傳》書衛獻公奔齊云：「尹公他學射於庚公差，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。他與差為孫林父追公，公孫丁御公。庚公差曰：『射為背師，不射為戮，射為禮乎。』射兩鞬而還。尹公他曰：『子為師，我則遠矣。』乃反之。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，貫他臂。」即《孟子》所引者，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同。萬事不可過天下萬事不可過，豈特此也？雖造化陰陽亦然。雨澤所以膏潤四海，然過則為霖淫；陽舒所以發育萬物，然過則為燠亢。賞以勸善，過則為僭；刑以懲惡，過則為濫。仁之過，則為兼愛無父；義之過，則為為我無君。執禮之過，反鄰於詔；尚信之過，至於證父。是皆偏而不舉之弊，所謂過猶不及者。《揚子法言》云：「周公以來，未有漢公之懿也，勤勞則過於阿衡。」蓋諂王莽也。後之議者，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，過則反，乃謂弄耳。其旨意固然。

致仕官上壽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，多居京師。熙寧中，范蜀公自翰林學士，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，同天節乞隨班上壽，許之。遂著為令。元祐初，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，還都，拜司空致仕，值太皇太后受冊禮畢，乞隨班稱賀，降詔免赴。皆故事也。

桃花笑春風王荊公集古《胡笳詞》一章云：「欲問平安無使來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後章云：「春風似舊花仍笑，人生豈得長年少？」二者貼合，如出一手，每歎其精工。其上句蓋用崔護詩，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。近讀范文正公《靈岩寺》一篇云：「春風似舊花猶笑。」以「仍」為「猶」，乃此也。李義山又有絕句云：「無賴天桃面，平明露井東。春風為開了，卻擬笑春風。」語意兩極其妙。

嚴先生祠堂記范文正公守桐廬，始於釣台建嚴先生祠堂，自為記，用《屯》之初九，《蠱》之上九，極論漢光武之大，先生之高，財二百字。其歌詞云：「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長。」既成，以示南豐李泰伯。泰伯讀之，三歎味不已，起而言曰：「公之文一出，必將名世，某妄意輒易一字，以成盛美。」公瞿然握手扣之，答曰：「雲山江水之語，於義甚大，於詞甚傳，而德字承之，乃似■越，擬換作風字，如何？」公凝坐領首，殆欲下拜。張伯玉守河陽，作《六經閣記》，先托游士及在職者各為之，凡七八本，既畢，並會於府，伯玉一閱之，取紙書十四字，遍示客曰：「六經閣，諸子、史、集在焉，不書，尊經也。」時曾子固亦預坐，驚起摘伏。適聞此二事於張子韶，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，後之君子，當有知之者矣。大言誤國隳謀畔漢，馬援勸止之甚力，而其將王元曰：「今天水全富，土馬最強，案秦舊跡，表裡河山。元請以一九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。」豈反遂決，至於父子不得其死。元竟降漢。隋文帝伐陳，大軍臨江，都官尚書孔范言於後主曰：「長江天塹，古以為限隔南北，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？臣每患官卑，虜若渡江，臣定作太尉公矣。」或妄言北軍馬死，范曰：「此是我馬，何為而死？」帝笑以為然，故不為深備。已而國亡，身竄遠裔。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，及下南閩，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，而事力窮薄，且無良將。魏岑因侍宴言：「臣少游元城，好其風物，陛下平中原，臣獨乞任魏州。」元宗許之。岑趨墀下拜謝，人皆以為佞。孟蜀通奏使王昭遠，居常好大言，有雜耕渭上之志，聞王師入討，對賓客授手言：「此送死來爾！乘此逐北，遂定中原，不煩再舉也。」不兩月蜀亡，昭遠為俘。此四臣之佞，本為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，亦可悲哉！

宗室覃恩免解淳熙十三年，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，肆赦推恩，宇宙之內，蒙被甚廣。太學諸生：至於武學，皆得免文解一次，凡該此恩者，千二三百人。而宗子在學者不預，諸人相率詣宰府，且遍謁侍從、台諫，各納一笥子，敘述大旨，其要以為：「德壽需典，普天同慶，而玉碟支派，辱居膠庠，顧不獲與布衣書生等。竊譬之世尊尊長生日，召會族姻，而本家子孫，不享杯酒饗炙，外議謂何？今彫鴻之澤如此，而宗學乃不許廁名，於義於禮，恐為未愜。」是時，諸公莫肯出手為言，適以待制侍講內宿，適蒙宣引，因出其紙以奏，仍為敷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，而本家子弟不得坐，譬論可謂明白。孝宗亦笑曰：「甚是切當有理。」時所攜只是白割子，蒙徑付施行，遂一例免舉。其人名字，今不復能記憶矣。

唐書載韓柳文宋景文修《唐書》，《韓文公傳》全載其《進學解》、《諫佛骨表》、《潮州謝上表》、《祝鱷魚文》，皆不甚潤色，而但換《進學解》數字，頗不如本意。元云「招諸生立館下」，改「招」字為「召」，既言先生入學，則諸生在前，招而海之足矣，何召之為？「障百川而東之」，改「障」字為「停」，本言川流橫潰，故障之使東，若以為停，於義甚淺。改「跋前疐後」為「躓後」，韓公本用《狼跋》詩語，非躓也。其他以「爬羅剔抉」為「杷羅」，「焚膏油」為「燒」，以「取敗幾時」為「其敗」。《吳元濟傳》書《平淮西碑》文千六百六十字，固有他本不同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。「明年平夏」一句，悉芟之。「平蜀西川」，減「西川」字。「非郊廟祠祀，其無用樂」，減「詞」、「其」兩字。「皇帝以命臣愈，臣愈再拜稽首」，減下「臣」字。殊害理。「汝其以節都統討軍」，以「討」為「諸」，尤不然。討者，如《左傳》討軍實之義，若云「諸軍」，何人不能下此語。《柳子厚傳》載其文章四篇，《與蕭俛》、《許孟容書》、《貞符》、《懲咎賦》也。《孟容書》意象步武，全與漢楊惲《答孫會宗書》相似，《貞符》仿班孟堅《典引》，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。至云：「宗元不得召，內閔悼，作賦自傲。」然其語曰：「逾再歲之寒暑。」則實居日月未為久，難以言不得召也。《資治通鑑》但載《梓人》及《郭橐駝傳》，以為其文之有理者。其識見取捨，非宋景文可比雲。

冥靈杜首鳳光堯上仙，於梓宮發引前夕，合用警場導引鼓吹詞。適在翰苑制撰，其《六州歌頭》內一句云：「春秋不說楚冥靈。」常時進入文字，立待報者，則貼黃批急速，未嘗停滯。是時，首尾越三日，又入奏，趣請付出。太常吏欲習熟歌唱，守院門伺候。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邪，一士人乃上席舊識，忽問楚冥靈出處，沈亦不能知，來扣予，因以《莊子》語告之，急走報，此士大喜。初，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，使釋其意。此士，霍客也，故宛轉費日如此。又面奉旨令代作輓詩五章，其四云：「鼎湖龍去遠，社首鳳來遲。」當時不敢宣泄，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密以為問，乃為舉王子年《拾遺記》，蓋周成王事也。禁苑文書，周悉乃爾。

左傳州郡《左傳》魯哀公二年，晉趙鞅與鄭戰，誓眾曰：「克敵者，上大夫受縣，下大夫受郡，士田十萬。」注云：「《周書·作雒篇》：千里百縣，縣有四郡。」然則郡乃隸縣，而歷代地理、郡國志未之或書，又《傳》所載地名，從州者凡五。「魯宣公會齊於平州，以定其位。」注云：「齊地在泰山牟縣西。」見於正經。它如「允姓之戎，居於瓜州。」注：「今敦煌也。」「楚莊王滅陳，復封之，鄉取一人焉以歸，謂之夏州。」「齊子尾使閭丘嬰伐我陽州。」注：「魯地。」後四十年，又書「魯侵齊，門於陽州。」注：「攻其門也。」「苦越生子，將待事而名之，陽州之役獲焉，名之曰陽州。」是齊、魯皆有此地也。衛莊公登城以望，見戎州，曰：「我姬姓也，何戎之有焉？」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。

貧富習常少時見前輩一說云：「富人子不自乳，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；貧人子不得自乳，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。富人懶行，而使人肩輿；貧人不得自行，而又肩輿人。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之也。天下事，習以為常而不察者，推此亦多矣，而人不以為異，悲夫！」甚愛其論。後乃得之於晁以道《客語》中，故謹書之，益廣其傳。

唐用宰相唐世用宰相不以序，其得之若甚易，然固有出入大僚，歷諸曹尚書、御史大夫，領方鎮，人為僕射、東宮師傅，而不得相者，若顏真卿、王起、楊於陵、馬總、盧鈞、韓臯、柳公綽公權、盧知猷是也。如人主所欲用，不過侍郎、給事中，下至郎中、博士者，才居位即禮絕百僚，諫官、御史聽命之不暇，顧何敢輒抨彈其失，與國朝異矣。其先在職者，仍許引其同列，若姚元崇之引宋璟，蕭嵩之引韓休，李林甫引牛仙客、陳希烈，楊國忠引韋見素，盧妃引關播，李泌引董晉、竇參，李吉甫引裴洵，李德裕引李回，皆然。史記簡妙處太史公書不待稱說，若雲褒贊其高古簡妙處，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然予每展讀至《魏世家》、《蘇秦·平原君魯仲連傳》，未嘗不驚呼擊節，不自知其所以然。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：「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，韓必不敢反魏。」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。蘇秦說趙肅侯曰：「擇交而得則民安，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。齊、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，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，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。」平原君使楚，客毛遂願行，君曰：「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？」曰：「三年於此矣。」君曰：「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，左右未有所稱誦，勝未有所聞，是先生無所有也。先生不能，先生留。」遂力請行，面析楚王，再言：「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」至左手持盤血，而右手招十九人於堂下，其英姿雄風，千載而下，尚可想見，使人畏而仰之，卒定從而歸。至於趙，平原君曰：「勝不敢復相士。勝相士多者千人，寡者百數，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，毛先生一至楚，而使趙重於九鼎、大呂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，強於百萬之師。勝不敢復相士。」秦圍趙，魯仲連見平原君曰：「事將奈何？」君曰：「勝也何敢言事！魏客新垣衍令趙帝秦，今其人在是。勝也何敢言事！」仲連曰：「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，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。客安在？」平原往見衍曰：「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，勝請為紹介，交之於將軍。」衍曰：「吾聞魯仲連先生，齊國之高士也。衍人臣也，使事有職，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。」及見衍，衍曰：「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，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；今吾觀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。」又曰：「始以先生為庸人，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。」是三者重沓熟復，如駿馬下駐千丈坡，其文勢正爾。風行於上而水波，真天下之至文也。

玉津園喜晴詩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，車駕宿戒幸玉津園，命下，大雨，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，將曉有晴意，已而天宇豁然。至晚歸，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：「五更猶自雨如麻，無限都人仰翠華。翻手作雲方悵望，舉頭見日共驚嗟。天公的有施生妙，帝力堪同造物誇。上苑春光無盡藏，何須羯鼓更催花。」四月四日，扈從詣景靈宮朝獻，蒙於幕次賜和篇，聖制雲，「比幸玉津園，縱觀春事，適霧色可喜，卿有詩來上，因俯同其韻：春郊柔綠遍桑麻，小駐芳園覽物華。應信吾心非暇逸，頓回晴意絕咨嗟。每思富庶將同樂，敢務游遨漫自誇？不似華清當日事，五家車騎爛如花。」後二日，兵部尚書宇文價內引，上舉似此詩曰：「洪待制用雨如麻字，偶思得桑麻可押，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，故以華清車騎答之。」價拱手稱贊。明日以相告雲。

虢巨賀蘭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，為人臣者當隨其事力，悉心盡忠，以致尺寸之效。苟為叨竊祿位，視如秦、越，一切惟己私之是徇，雖千百載後，睹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。唐天寶祿山之亂，可謂極矣。虢王巨為河南節度使，賀蘭進明繼之，擁數道之兵，臨要害之地，尊為徵鎮，有民有財，而汗漫忌疾，非徒無益，而反敗之。巨在彭城，張巡在雍丘，以將士有功，遣使詣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，巨惟與折衝、果毅告身三十通，不與賜物，巡竟不能立，徒於睢陽。先是太守許遠積糧六萬石，巨以其半給濮陽、濟陰，遠固爭不得。二郡得糧，遂以城叛，而睢陽食盡。顏魯公起兵平原，合眾十萬，既成魏郡堂邑之功矣。是時，進明為北海太守，亦起兵，公以書召之並力，進明度河，公每事咨之，軍權始移，遂取捨任意，以得招討。後詣行在，因譖房琯，自嶺南而易河南。張巡受圍困棘，遣南霧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，相去三百里，棄而不救。平原、睢陽失守，實二人之故。一時議者，皆不以為言，使之連據高位，顯為佚罰。曾不十年，巨斥刺遂州，為段子璋所殺，進明坐第五琦黨，自御史大夫竄滴以死。天網恢恢，茲焉不漏。